

易沾百家毒

工作屋邨曾有人中招

面對病毒缺防護裝備

清潔翁心慌



■曾伯日出而作，每個早上奔走於各層垃圾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抗擊

新冠肺炎

「疫境下，他們怎麼過」

對抗新冠肺炎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敵人」彷彿無處不在，繁華璀璨的香港，被蹂躪得一度變成死城，人人心情沉重。清潔工人作為前線抗疫的「工兵」，卻默默無聞地工作，不少人更在沒有足夠防護裝備下頂着惡臭、大汗淋漓地收拾垃圾。手推車所到之處，大家退避三舍，但他們不以為忤，有時更要冒險為大廈最多人接觸的門把、軋掣、玻璃窗消毒。香港文匯報記者跟隨清潔工曾伯（化名）「倒樓」，了解他們工作實況，及在「疫境」下如何掙扎求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曾伯「倒樓」後，需要在位於地面垃圾房的槽底收集各層垃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米色「Cap 帽」、鮮藍色短袖制服、白色勞工手套、一雙有點殘舊的黑色水鞋，是清潔工人曾伯的「日常裝備」，新冠肺炎殺到，他每天會獲發口罩一個。在何文田愛民邨「倒樓」約7年的曾伯，雖已達古稀之年，但身體尚算健壯，看來只有五十來歲。他每天早上從邨內其中一幢大廈的18樓走到2樓，將每層的垃圾車拉到各層垃圾槽，再將車內垃圾逐袋扔進垃圾槽口；待每層的垃圾均經直槽到達地面垃圾房的大型垃圾箱後，再將滿滿的垃圾箱推出去，等待垃圾收集車前來處理，整個工序稱為「倒樓」。

市民少出街 外賣多垃圾

曾伯從衫袋掏出垃圾槽鑰匙，打開垃圾槽的門，一腳踏在斜斜的垃圾槽口，讓垃圾車保持傾斜。他彎着腰，把車裡的垃圾一袋一袋地扔進槽口。疫情期間，市民外出用餐的次數減少，不少人更會在周末選擇叫外賣，「每逢星期一、二，廚餘和餐盒之類的垃圾就會比平日更多。」

翻出車裡的垃圾，有些垃圾袋沒有束好，沾有蛋白的雞蛋殼、還剩幾口未飲完的飲料鐵罐等垃圾掉了出來，看着眼前的垃圾，空氣裡的酸臭味似乎變得

更濃烈。曾伯無奈地表示，「倒垃圾最討厭就是摸到濕漉漉的東西，餿水、液體等就最噁心。」

垃圾內隱藏着無數細菌和病毒，新冠肺炎病毒的「存活率」奇高，更不知道食物殘渣是否藏有確診者的病毒，「這條屋邨曾有人『中招』，當時我們也非常害怕！」雖然對病毒抱有恐懼，但他也只能咬緊牙關，堅持逐層處理垃圾。

一日一口罩 全職就不夠

「這個行業，怕邇邇就做不到。」曾伯語氣平淡地表示，他們每天獲發一個口罩，「每天一個口罩對半職工人而言，尚且足夠；但對於全職工人來說，就不太夠了。」

他期望政府能提供足夠口罩予前線員工，以保障他們的健康，但之後又喃喃說：「習慣就好……」

在「倒樓」期間，另一名負責「掃樓」的羅嬌嬌主動來幫忙開門、倒垃圾。曾伯指，「我們互相幫忙，當做義工。」羅嬌嬌在過程中會細心地把鋁罐撿起來，然後拿去賣掉，一個一毫，「平常一個早上大概能撿到百多個鋁罐，大概能換到十塊錢。」能多賺一角幾毫，已夠他們樂一陣子。

員工年齡偏大 無新人肯入行

好不容易完成「倒樓」，曾伯回到小小的清潔工休息室。當中坐着兩三個聽不懂粵語的清潔工人。「她們是尼泊爾的，有了她們加入，現在人手才僅僅夠。」

曾伯指，這行業人工待遇不高，加上工作環境惡劣，屬厭惡性行業，前景如何，可以想像，一般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或新來港人士才會入行。

一個有十多幢樓的公共屋邨，所需的清潔工人遠多於一般市民的想像。曾

伯指，他們組一共四五十人，「掃地、剪草、澆花、洗樓、倒樓等，每個人崗位都不一樣。」他慨嘆清潔行業人手緊張，員工年齡偏大，除了他年屆71，不少工友都已經七十來歲，「他日我們退休，就沒人會入行了！」

由於曾伯經常要將垃圾扔進槽口，過程要不停俯身、站立，對腰椎、膝蓋負荷極大，「蹲久了起來就頭暈，腰骨痛不在話下，甚至手腳都會抽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社會小人物 為城市服務



哪怕將垃圾房洗得多乾淨，空氣依然充斥着一股酸臭味。曾伯翻開一個垃圾車蓋子，裡面空蕩蕩，只是內壁仍黏有一些根本無法洗掉的污跡。

他說：「這些都是洗

乾淨了的。」站在防疫最前線的醫護，遵守着最高規格的衛生標準，我們仍會為他們捏一把冷汗，因為他們終日與病毒搏鬥；然而曾伯年逾七十，面對着堆積如山的垃圾，當中暗藏病毒、細菌，卻沒有太害怕，言談間只有「為搵食頂硬上」的堅韌。

毫無疑問，清潔工的入行「門檻」遠

清潔用品靠自備 環境惡劣人工低

由於工作太辛苦，曾伯只能做半職清潔工，每天早上堅持做4小時，「全職月薪有11,507元，半職的人工只有一半。」曾伯的老婆在大學做清潔，加上他領取的「生果金」，兩口子住在坪石邨，家庭收入尚可應付租金及日常開支等，但這微薄的薪金，一旦身體不適，要花钱看病，即捉襟見肘。

工作環境惡劣，更要面對新冠肺炎的威脅，但公司並沒有提供消毒液、肥皂等用品，要麼由工人自備，要麼就得撿回來。在工人休息室裡，滿頭白髮、年逾七旬的陳婆婆從櫃裡拿出一瓶自備

麻煩住客不體諒 搵食唯有頂硬上

保持環境清潔，人人有責。但真正有公德心的住戶又有多少？「房屋署有提供垃圾袋，但部分住戶都沒有束緊袋口，結果垃圾全部都掉出來。」曾伯雖然嘴裡抱怨着，還是俯身、彎腰，把散落一地的垃圾逐件扔進垃圾槽，確保沒有遺留垃圾。

家居垃圾種類多不勝數，除了一包包的垃圾袋，不時還會出現掃把棍、羽毛球拍等，很佔地方。由於怕堵塞垃圾槽，所以曾伯只能將這些條狀垃圾放進一個底部裝上油壓椅子輪胎的竹簍，再運到地面的垃圾房。曾伯無奈地表示，「有時候遇到大型的家具，就只能自己想辦法，把它們運到樓下垃圾房。」

幸好他們也會「執到寶」。在清潔工休息室中，放了雪櫃、電

的消毒水，提着一桶桶「私伙」水桶，正準備去洗澡。曾伯不禁笑言，「她有潔癖，每天要洗幾次澡。」

制服僅兩件 冬天也短袖

工作結束後，曾伯把休息室的大門掩上，迅速脫掉制服，換上另一條褲子，去到洗垃圾車的大房間，開水喉沖了一下地面，「地面有時候有玻璃碎，要先把地方沖乾淨，才能洗衣服。」他只有兩件制服，「其他公司員工的制服有風褸、長袖，而我們只有短袖，冬天只能在裡面多穿一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子熱水煲、風扇等家電。曾伯提到，休息室本來空無一物，「我們見這些東西還能用，就撿回來了。如果我們看見一個更好更大的雪櫃，就將原有的換走。」

提及工作上遇到的麻煩事，曾伯也不禁發了一陣牢騷，「有個住客特別麻煩，連警察都買佢怕……」他口中的這個麻煩住戶，老是檢查垃圾車有沒有倒乾淨，「若有一次讓她發現你倒得不夠徹底，她就會不停往房署投訴，直到你離職。」清潔工陳婆婆亦提到，「她兒子還幫着她，說什麼『阿媽開心就得』。」

「你係咪收咗人工？收咗人工就要做！」面對某些不體諒清潔工的住戶，只能忍氣吞聲，「要搵食，點都要頂硬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伯一般的「小人物」。

他們也許沒有宏大的理想，很在意每個月能賺多一角幾毫、家中有多少口單存貨；他們也沒有刻意爭取光環，只是希望外判公司可以多加體諒，可以提供消毒、衛生用品，加強健康的保障。

當我們拿着垃圾卻找不到垃圾桶時，或許能暫時把它塞進自己的口袋，帶回家好好處理，讓我們的城市多一分衛生，也為清潔工友幫上一點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曾伯每天都要把條狀垃圾用竹簍運到地面的垃圾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